

尋夢園



昂騰山人

2020是香港大好的一年

今天 是 2020 年 1 月 7 日，雖然已是新年的第 7 日，亦是本山人今年在本欄第一篇文章見報之日！特此向讀者們祝願今年一定是豐收的一年！廣東話說 2020，就是易領易擲的一年！我再願各位讀者可以想到什麼便可以得到什麼的一年！

例如用寫揮春的方法去祝願今年的運數，就是「心想事成」！各位讀者，今年不妨大膽一些，定下平日不敢期望的理想，或者即是我們廣東人的口頭俗語：「想『嘅』樣就可以得到『嘅』樣啦」，而且是得來不難的！因為今年即是「易領易擲」年嘅！

2019 年的下半年，出乎很多人的意料，竟然發生了連續 6 個月的不安事件！2020 年，祝福香港可以再享太平！雖然區議會的選舉結果，大出很多人意料之外，區議會竟然選出了一大群沒有什麼往績的候選人，但我們不妨也可以對這一群沒有往績的「熱心人士」，給他們一個機會去發揮他們為香港人服務的心願和潛能！雖然可能是奇蹟，但假如市民不給機會讓他們發揮他們服務香港的熱誠，市民也可能錯過了這群「新丁」們一個「熱心服務香港」的機會！等着看吧！香港過去的奇蹟也不少，這一屆的選舉結果，極有可能是讓香港選民大開眼界的好機會！

從過去 100 年來看，香港的風水和機會也是很好的！說香港的風水好，意思就是香港的位置是非常優異，一個小小的香港竟然可以成為中國的南大門，一個小小的香港，竟然可以成為一個世界任何地方也不能不知道的

國際知名的地方！

香港的面積雖然不大，但絕對並不是一個沒有長久歷史的地方，歷史學家也從香港各離島海岸的石刻，發現很多超過 2000 年歷史了！宋代以前，位於中國南方的香港靠海運輸出了不少茶葉、瓷器、蠶絲等極具中國特色的貨品，遠達歐洲！甚至來自中國南方城市、以台山等為主的地方人士，也是由香港上船前往美國擔任興建橫貫東西岸的鐵路及其它家居、洗衣、餐館等工作！

即使是南洋，包括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泰國、緬甸等地方，不少華僑也是由內地經香港而遠道不同地方搵食的！泰國皇室的「皇服」也是多年來均由華人負責縫製及繡花的！香港原本只是中國南方一個小島，後來加上九龍和界限街以北的新界農村人士，在過去 200 多年來，因為是一個最佳的上船前往海外追尋新生活的海港小地方，而搖身一變，成為國際名城！得來不易！當然，凡透過香港前往各地的內地人士也是功不可沒的！前往外地工作的「華僑」，也是透過香港把辛勤工作得來的薪金，匯回內地的，今天的香港，不也是繼續負擔這些服務嗎？

香港是全靠一個不短的時間，才能把這種功能「載譽」地克服一切困難，努力不懈地提供可靠的「服務」才能獲得今天這種「崇高」的地位！當然也不會怕被一小群害港人士輕而易舉地把多年來功績，毀於一旦的！

2020 年一定可以把香港再升格至一個更高層次的地位！這是本山人對香港一個誠心的祝願！

隨想園



興國

恨字隨想

在騰訊新聞網上看到一個標題：「傅高義：中日關係的主導權在中國一邊，『恨史』並非主流。」

未看內文，就想到所謂「恨史」，應該是日本侵華時殺害了無數無辜的平民百姓所造成的懷恨在心的那段歷史吧？於是想起了南北朝時代寫過《別賦》的江淹，他也曾寫過一篇《恨賦》，但《恨賦》講的恨，又是什麼恨呢？

對於江淹，最著名的故事，是成語的「江郎才盡」，說他做夢時夢到郭璞，說有枝筆一直寄存在他那裡，如今可以歸還了。江淹於是從懷中拿出五色筆給郭璞，從此以後，江淹寫出來的篇章都沒有了文采，才盡了。

江淹的賦，中學時應該讀過，但內容卻一點印象也沒有。當打開《恨賦》閱讀時，才知道，江淹的恨，並不是仇恨，而是遺憾。這才明白，原來恨這個字，除了仇恨之外，還有遺憾的意思。江淹是透過對秦始皇、李陵和王昭君等六個歷史人物，描述各人的哀傷怨恨，從而總結得出，遺憾是每個人在離開世間時都必有的現象。所謂抱恨終身，抱的不是仇恨，而是遺憾。

於是想到半年多來的香港，那些肆意攻擊他人，破壞交通、銀行和食肆等設施的暴徒，他們的恨意與仇視，是從哪裡而來的？有不少年輕人，未曾讀過中國歷史，江淹在《恨賦》裡描述的人物，大概不知道誰是誰，而對於八年抗戰，相信也不會感同身受，所以，哪來的恨意？我們雖然有「恨史」，但還是對日本的普通百姓都不會懷恨，而且還到日本旅遊。但香港的年輕人怎麼連自己的同胞也滿懷仇視的敵意？是什麼人灌輸仇恨的觀念給他們？真是讓人百思不得其解。

淑梅足跡



車淑梅

2020活出更好的自己！

2011 年 11 月香港天文台前助理台長梁榮武（武哥）開始退休，武哥坦言初時極不習慣，「我本來天天跑步上班，年輕時跑 30 多分鐘左右到達，後期要跑 50 分鐘了，不用上班後，早上見到街上人們手挽公事包，會問自己為什麼無所事事……真想不到現在竟然又太忙碌了，比當年上班更分身不暇！」

武哥人緣好、親和力強，而且是氣象學家、「香港氣象會」及「350 香港」發言人，2012 年已被邀請出任理工大學客席教授和城市大學的首席講師，年前更當上了 TVB 天氣特備環節的主持，每次夥拍一位漂亮女主播非常吸引。「武測天」這個名稱是主管袁志偉的構思，到底是怎樣開始的？「其實醞釀多年，當時我剛退休，無綫電視引入了一個全新的天氣報道系統，以圖像顯示氣象分佈，想找我當顧問作出改革，可是因公務員程序問題，未有成事，他們又提出找我當主持……後來一切放下，至年多前再提起，我答應了，因為 TVB 是個擁有很多觀眾的平台，正好延續我醉心的科普教育工作。」

武哥在鏡頭前揮灑自如，因為他在 30 多年前已有經驗，「以前天文台是個高深莫測冷冰冰的政府部門，為了打破隔膜和讓市民對天氣報告認知多一點，台長和高層開始挑選天氣先生；因為我和李偉才是科學主任，每天都會在天氣會商會議中分析天氣概況，在這指定動作中就好像表演一樣，

結果我們被選中了。其實每天的天氣預測都有如考試，每天都派成績表，前台長岑柏先生說過：天氣預測既是科學也是藝術……科學要求百分百準確，重視科學元素，但最後結果都是主觀的判斷，這便是藝術了。」

武哥服務香港天文台 29 年，以天文台助理台長退休，滿足嗎？「我在天文台的仕途好滿意了，我也有想過當台長的，但不緊張，我明白培養一位台長，希望他可以管理機構若干年，才能發揮和有所貢獻，我知道自己礙於年紀限制，我在社會工作很多年才加入天文台，同級同事都比我年輕，所以我才有武哥這個稱號。」

實在，武哥的形象不用當上台長也成了香港天氣的代言人，我稱他「香港天氣大臣」，武哥一直不遺餘力地推廣環保減排的訊息，例如不要胡亂在網上購物，買回來不用，那就白白浪費貨品由原材料、製造、運輸、包裝等等的碳排放了。新一年兩電加價也要支持，因為如果香港改用天然氣，空氣更乾淨，別說現在社會困難，面對氣候變化也不能不顧，若他日社會轉好才處理，時機已錯過了。

新年伊始武哥有什麼新年願望？「我祝願社會平和，修補撕裂，可是今天要和平似乎是個奢望……我希望社會可以持續發展，後代有發展空間，大家心平氣和思考一個前進的方向！」武哥說得好，天氣不似預期，但一樣很有趣，人生如天氣可以預測，卻往往出人意料，但一份好心情是人生唯一不能被剝奪的財富，祝大家 2020 活出更好的自己！



■香港天文台前助理台長梁榮武與淑梅姐合照。作者提供



路芙

珍惜生命啟示錄

2019 年過去很多人都喜歡重溫大事，但我相信很多人也認為 2019 年的香港慘事回顧比較多。在娛樂圈的慘事，其中有一個特別令我記憶猶新，仍然不能磨滅的一個明星逝世的故事，說的便是高以翔，雖然我作為一個傳媒人從來也沒有有一個機會認識到這位很有潛質的藝人，但在新聞上收到他突然離世的消息，真的很可惜！

其實，在娛樂圈工作的人也喜歡互相比較，比較自己有沒有外表俊俏的一面；比較自己有沒有演藝細胞；比較自己有沒有家底讓自己在娛樂圈發展；比較自己在娛樂圈內有沒有人脈關係！但這位男星絕對擁有所有天時地利人和，高大威猛靚仔，也擁有學識平易近人的外表，天妒英才這樣便接走他。

這位男星因為一個節目運動過量身體負荷不來而猝死；話說回來，這位高大男星熱愛打籃球，但不知為何在一個高難度挑戰之後加上身體不適便突然猝死，當然有好多外在因素我們明白的，例如救護的問題，已經生病為何仍堅持要拍節目，相信每一位藝人也明白到如果當自己接了一個工作，除非真的病到

不能下床，否則都會繼續下去。我也試過發高燒做節目，甚至乎身體不適在節目中途去洗手間嘔嘔，所以是無形的壓力再加上外圍種種的因素而造成的！

事實上，這位男星真的離開了我們，我不是他的家人也不是他的朋友，相信我的傷心程度也不及他們的悲傷！但這個問題也衍生到有一些粉絲或者甚至乎不是他粉絲的觀眾，有時對明星的要求是蠻不講理的，因為他們不明白作為明星他們的辛苦，往往要求偶遇到的明星們能笑面迎人對着自己。話說有一次幾位粉絲跟我說他們心目中的偶像是非，說到在餐廳遇見偶像便上前跟偶像打招呼，但對方只給于他們拍攝一張相片便說拜拜沒有再詳談，粉絲覺得很失望！但大家有沒有想過，其實你眼見在餐廳的偶像真的是否脾氣不好，還是因拍節目已經幾日幾夜沒有睡覺好辛苦呢？試幻想一個人工作密麻麻沒機會休息，甚至每天睡覺只得 3 小時甚至乎得 1 小時，若果你是他你會怎樣？所以有時希望粉絲們能諒解自己喜愛的偶像！

作為明星偶像的朋友真的要珍惜生命，因為生命真的無 Take Two！請保重自己。



百家廊

傅昱

2019 年是畫家吳冠中誕辰一百周年，全國各地多家藝術機構紛紛推出吳冠中回顧展、專場或活動，向這位融貫中西的藝術名家致敬！6 月，吳冠中的巨幅水墨畫《獅子林》以 1.4 億元成交，創下吳冠中國畫最高拍價紀錄。

吳冠中畫作精美絕倫，大膽運用錯覺美的色彩構成，通過抽象聯想及具象聯想，將西方繪畫的抽象理念與形式美糅合在傳統中國畫的意境中。其重要藝術創作題材之一的獅子林，重在描繪蘇州四大園林之一獅子林的風景，是吳氏「風箏不斷線」學說的最好詮釋。這幅《獅子林》高 1.44 米、寬 2.97 米，創作於 1988 年。吳冠中由此形成了藉點、線、面表現山川風景的「真自我」畫風，進入藝術神遊的自由王國。

「真自我」，並非是坐在書齋裡的那個「自我」。鍾蜀珩先生記述上世紀 80 年代初，老師吳冠中和自己在普陀島寫生，吳老那個「真自我」精神讓人落淚。吳冠中從早上 6 點鐘開始跪在高麗紙上，面向大海作畫。海風陣陣吹來，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用石塊來壓住被吹翻的紙。到下午 2 點鐘，鍾蜀珩買回幾個包子給他吃，他正緊張作畫，顧不得。吳老跪不住便趴着，趴不住又跪着。後來終於吃了冷包子，然後又趴下去，直畫到太陽落山。

在餘暉中，吳老和鍾蜀珩翻山越嶺往回走，已非常疲勞，走得很慢。突然，鍾蜀珩發現吳老額頭上的皺紋是白色的。原來，太陽曬黑了吳老的臉，卻未能鑽進雙眉緊鎖的條條皺紋中。「吳先生，累了吧，您真太投入了！」後吳老談鍾蜀珩這段回憶文章時，不由得哭了。這次流派，是他見證「真自我」的體現，也是對寂寞中寧靜勞動的深情眷戀。「藝術家要像嬰兒酣睡般地投入工作，那樣才能真成長」，吳冠中總是這樣諄諄教誨學生。

在吳冠中的年表中，記錄着他清晰的燒畫經歷，特別是一次把 200 多張作品一起燒

燬，這是他「真自我」的強烈驅使。他說：「燒畫是很平常的，因為我的畫唯一的標準是藝術質量，作品如果表達不好，一定要毀。古有『毀畫三千』的說法，但我認為還是少了，真正傳下來的藝術是不易成功的。」吳冠中作品愈走紅，他的銷毀行動愈強勁。畫到老，「毀」到老——這就是吳冠中的真性情。吳冠中共有 3 個子女，他僅給 2 個孩子每人留了 1 幅畫、一個孩子留了 2 幅畫，其餘全部捐獻，就連為夫人朱碧琴作的畫像都捐了出去。「藝術家本無職業」和「筆墨等於零」這兩個著名論斷由吳冠中提出，這就不奇怪了。

吳冠中一生視好畫如命，一腔熱血願為藝術而死。「藝術家本無職業」形容畫家走到藝術家這一級的很少，大部分成為了畫匠，那些藝術家即便走到生命最後，面如枯槁愛似海，歲月幾度滄桑還是真情如故；「筆墨等於零」形容如果沒有熾烈情感和思想意態領先，就失掉了真境界，這時畫家的筆墨等於零。吳冠中性情真摯，深刻地揭示了藝術真諦，這又是一種「真自我」的表述。

曾有人問京劇大師梅蘭芳的藝術有什麼風格、個性，梅蘭芳回答說：「我的藝術個性就是沒個性，是吸收藝術中最精華、最優秀的東西；太有個性了，就會現出自己的薄弱環節。」梅派藝術豈能是沒有個性的？梅蘭芳說的個性是強硬的個性、霸道的個性，梅派綜合了青衣、花旦和刀馬旦的表演方式，結合物物的思想感情揉化無痕。梅蘭芳的回答，表明他不喜歡太有個性的東西，要從傳統中來，經由潤腔、行腔，化到人物中去，這正是梅蘭芳「真自我」的獨特表述。

「真自我」是藝術上的才情與內心的高貴形成高度一致，在容納經典的同時，又有幾分孩童般的天真、靈動與驚喜。譬如齊白石畫紫藤依憑蜜蜂，畫蜜蜂依憑翅感和聲感，通過出神入化的蜜蜂最終畫出了「真自我」。藝術家活出一團真氣來，才不負「藝術」二字。人的一生也一樣，無論風刻刀畫雨淋漓，始終堅持自己內心價值，

巧妙地汲取更多智慧，才能遇見一個全新柔軟的「真自我」。一個率真的人，既能取來所有的知識與技巧，又能放下所有的經驗與成見，就像于丹所說：「可以酩酊大醉，可以酣暢淋漓，也可以靜默不語，『相看兩不厭，唯有敬亭山』。」

明朝王德彰有曰：柴米油鹽醬醋茶，七般多在別人家。寄語老妻休聒噪，後園踏雪看梅花。要擁有一份「真自我」，首先要活出一團真氣來。「真善美」裡的「真」排在第一位，是因為人的活動和生活細節的可觸感就在眼前，而「善」與「美」的追逐與修行則更能使人擁有生命的「真味」。今生遇見「真自我」，一人須先得「真味」。所謂「真味」，不是要強硬如鐵月入鈎，也不是要圓滑到偽善，而是在秉持一團真氣裡學會隨緣。

以真心過日子，以真味待一切，才會發現，真氣可愛，真味可親，既苦寒而不悔，又生機勃勃——洋溢在所有不做假的細節裡。「真自我」既要「有我」，又要「無我」。「有我」，才能找到一條適合自我心性的道路；「無我」，才能戰勝任性、恣肆甚至霸道的「情緒我」。所以，「真自我」既是感性的又是理性的，既敦厚、平和、精到和深入，又甩掉了戾氣、陰暗、算計和偏執。顧城在《一代人》中寫道：「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真實存在的世界和形而上的人類意識，令藝術家成為情感表達的化身，我「真」故我在！古人云「文以情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只有通過巧妙的情感表達，才能擁有開啟特殊天眼的的能力，這種天眼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對藝術至真的深入探查。

當你經歷了虛偽而轉身離開，品嚐了暴躁而喚醒謙卑，「真自我」的血液依然在心底汨汨流淌，此時每一條歡快的溪流，都是冰山封存已久的歌唱。在這個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和人值得你真誠付出和投入，當然也包括你自己，因為 1 公斤的「真自我」等於 1 噸重的聰明伶俐。

也許有人說，你不知道他們生活的苦惱，不知道他們可憐的遭遇，和萬千人相比，他們的貧窮和低微，可能一輩子都斷不了苦日子，你怎麼斷定他們幸福？若有人如此問，我一定要告訴他，幸福的定義，從來不是物質擁有的多與少。若要相比，有多少腰纏萬貫的人，依然整天愁眉苦臉？有多少從事着光鮮職位的人，依然在人前低聲下氣唯唯諾諾？

幸福，其實是一種心情。小餐館的那對夫婦，他們臉上的笑容，他們輕盈的腳步，他們飛揚的眉目，他們儘管貧困卻知足常樂的小家庭，都是幸福的最好詮釋。幸福，真的可以很簡單，保持快樂的心情，就是幸福，其實我們每個人都能夠做到。



梁君度

名人書法值幾何？

現在很多名人都成「書法家」了，作品值萬錢。

馬雲是商業奇才，他寫的字賣幾百萬！趙本山演《二人轉》路人皆知，他寫的作品賣幾十萬；賈平凹寫小說出名，他題匾一字值 4 萬；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後，也開書展賣字了；畢福劍是中央電視台名嘴主持人，他寫的《玖球天後》天下聞，他的字也值錢了；劉德華是香港娛樂圈名藝人，他寫的电影名《狄仁傑之通天帝國》賣了 1 百萬！

他們都是書法家嗎？小學生都知道不是，但他們個個都是頭上頂着光環的名人！當今社會是名利社會，一個人出了名，只要會用毛筆寫字，字就值萬錢。他們真的懂書法嗎？可能他們根本不懂書法。書法有法，有筆法、字法、章法、墨法，這些名人也許也練過幾天字，但並不懂什麼筆法字法章法墨法，所以他們的寫的字可稱名人字，名人字基本上沒有很高的藝術價值，但卻有很高市場價值。買名人字的人，也許是慕名，也許是另有目的。

古代沒有所謂名人書法，歷史也不曾承認這些人在書法史上的地位。最近元代大書法家趙孟頫的一幅書法拍賣了 2.7 億元，但論知名度，那個年代有誰的知名度比皇帝高？當然沒有！但就算今天拿那個皇帝的書法來拍賣，也拍不出 2.7 億！所以，名人書法只能算是時代產物。

過去，一件藝術品若被收藏，應同時具備三種價值，第一是藝術價值，第二是歷史價值，第三是經濟價值。藝術價值主要是指一件藝術品所代表的作者的

藝術個性、風格；所反映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個性愈典型，其藝術價值也就愈高。第二是歷史價值，它是指某種藝術品在歷史上的地位和在今天的作用，往往由時代特徵和留存到現今的數量來決定，例如青銅器反映了中國的周周文化；青瓷反映了宋代的藝術和工藝，歷史價值貴重。第三是經濟價值，它是指市場價值，它以價格來表示，由藝術市場的供求關係來決定。這三種價值又統一在藝術品的實物形態即商品形態上。藝術價值、歷史價值是一種軟標準的條件；經濟價值是一種硬條件，經濟價值是建立在藝術價值和歷史價值基礎上。藝術品拍賣市場中，剔除人為的哄炒、哄抬等因素，其拍賣價格往往反映了三者價值的統一。不過，現在時代變了，單憑作者知名度就可確定作品的價值。

關於藝術品的價值，美國經濟學家哥德哈伯指出：「如果你用美元數量測量一個藝術家的生產力，你會發現，最引人注意的藝術家最賺錢。」他認為，藝術的目的就是吸引注意力。成功地吸引注意力是藝術存在的全部意義。這就是說，從某種意義上講，影響藝術品價格的決定性因素，實際上並不僅僅是藝術品本身所具有的藝術價值以及藝術品的存世數量，而是藝術品所能吸引的注意力。不過，他這點點也有所問題，因為名人的書法如果不看落款，可能一點吸引力都沒有，如果說有吸引力，只是那個名人的簽名。

收藏名人書法是有風險的，他風頭無兩時可能值個天價，一旦身敗名裂，就只值個紙錢，所以名人書法還是別追捧為妙！



王嘉裕

偶然的機會，喜歡上街角的一家小餐館。剛開始是因為這家的菜好吃，乾淨健康，煎炒燉煮，味道都極好。去的次數多了，就認識了經營這家餐館的一對夫婦，才發現，他們之間那種平凡樸實的愛情，才是最動人的。

老闆和老闆娘都挺年輕，帶着兩孩子，大孩子才上幾年級。老闆娘愛笑，總是帶着平和友好的笑容，手腳麻利，幹活彷彿不累，她洗菜，備料，她丈夫拿勺炒菜，兩人特別有默契，合作得秩序井然。

他們經濟並不富裕，甚至請不起洗碗工，兩孩子也要讀書，花費不少。經營的小餐館呢，我每次去吃時都會想：現在物價上漲，他們不但不升價，菜料還那麼足，能賺多少錢？當我問起時，老闆娘笑笑說：能賺一點，都是家常菜，也不好升價，顧客們喜歡吃再來就是了。她臉上，是一種坦然、明朗的笑，讓人看了能感覺到她心靈的自在。再

幸福的定義

看她的丈夫，餐館的老闆也是如此，雖然一直埋頭在幹活，但在他的臉上看不到一點灰暗的神色，非常踏實、專注。

他們起早摸黑，早上經營早餐，到了飯點又開始炒菜煮飯，晚上孩子在桌上寫作業，夫妻倆忙着收拾餐館。孩子作業寫完了，也會幫忙拭擦餐具，一家人雖然忙，但過得有滋有味。

有時，還沒到中午的飯點，店裡的顧客少。我從那兒經過，看到老闆在洗菜刷碗，我就打聲招呼：「噢，怎麼不見老闆娘了呢？」老闆笑笑說：「她去打麻將啦。」我說真好，還能去打麻將，他說是啊，現在也不忙，她去打兩局開心開心也好。雖然是隨口地應我，但他的語氣裡都是對妻子的寵愛和體貼。難怪，老闆娘就像個孩子一樣，快樂得那麼純粹。

我愈來愈喜歡那家餐館，不止是因為它的菜好吃，更是因為他們平凡但幸福的生活情景。這種幸福多麼難得，他們都是平凡的人，在城

市的一角努力謀生，他們沒有很多的錢，也有着生活重擔，但他們的生活總有笑容。他們的幸福，無關乎金錢，無關乎地位，無關乎豪華富貴，而在於那質樸卻堅定的相愛相守。這不正是最好的幸福嗎？

也許有人說，你不知道他們生活的苦惱，不知道他們可憐的遭遇，和萬千人相比，他們的貧窮和低微，可能一輩子都斷不了苦日子，你怎麼斷定他們幸福？若有人如此問，我一定要告訴他，幸福的定義，從來不是物質擁有的多與少。若要相比，有多少腰纏萬貫的人，依然整天愁眉苦臉？有多少從事着光鮮職位的人，依然在人前低聲下氣唯唯諾諾？

幸福，其實是一種心情。小餐館的那對夫婦，他們臉上的笑容，他們輕盈的腳步，他們飛揚的眉目，他們儘管貧困卻知足常樂的小家庭，都是幸福的最好詮釋。幸福，真的可以很簡單，保持快樂的心情，就是幸福，其實我們每個人都能夠做到。